

眼下,在位于南川老街的凡轩美术馆里,一场名为《追梦的人》的个人画展,吸引了人们的眼光。办展人叫滕杨,这已是他第二次举办个人画展。画展上观众很多,但很少有人知道,送货才是滕杨的本职工作。而在这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背后,“残疾”和“绘画”又是他最鲜明的注脚。

在画中找到“完美”的自己

10月26日,滕杨个人画展开展的前一天,一幅宽大的海报出现在南川老街凡轩美术馆门前。32岁的滕杨站在海报一侧看了半晌,嘴角忍不住上扬——海报中的他,正专心挥动着画笔,画展的名字印在海报左上角,那也是照片中太阳的方向,几个大字和阳光叠加在一起,把他一侧的脸照得雪亮。这时,一位游客从滕杨身边走过,她顺着滕杨的目光看去,随口念出海报左上角那几个字:“追梦的人。”

遥不可及

“你好,欢迎来看我的画展,你想听我讲讲这幅画吗?”画展上,看到有人在作品前驻足,滕杨便忍不住想向对方讲一讲自己的创作初衷。很多时候,滕杨的出现会让观众一惊,甚至不禁疑问:“这是你画的?”

以前,滕杨几乎从不主动和陌生人说话,哪怕第一次举办画展时,主持人邀请他作自我介绍,他都紧张得直流汗。而此刻,即便有人用质疑的眼光打量着他,他也不再害怕,心中反而有一丝小骄傲。儿时因意外造成的身残不便,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如影随形。他只能用左手握笔,转动手腕时,半边身子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动起来。“画画让我更自信,交到很多朋友、得到认可,我不再怕和别人说话了。”但谁又能想到,这一切对滕杨来说曾经遥不可及。

他羡慕那些正常孩子能跑能跳,也会在陌生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时感到窘迫,不知如何是好。中专毕业后,滕杨在父母经营的门市里,当了一名普通却又特别的送货员。送货之余,他最爱画画,画笔就是他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窗口。

他白天送货,看到美景就拍下来,晚上回了家就一头扎进屋里,把美景变成画。

货运站门口那家书店也成了他的根据地,每次去送货,他都要看看有没有美术方面的新书,有就买



▲看着海报中的自己,滕杨的嘴角忍不住上扬。



▲画展上,看到有人在作品前驻足,滕杨会主动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创作初衷。

下来,放到三轮车筐里,没事儿就看一看。好几次,他在书里看到别的画家办画展,心中无比羡慕,可画展于他,却是遥不可及的梦。

得助与自助

开展的第一天,滕杨请来了很多人。在他心里,这些人都是他生命中的贵人——他口中的“何大姨”,名叫何云凤,在市政府对面经营一家书画用品店。看到滕杨今天的成就,她欣喜却并不感到意外。

何云凤仍然记得,9年前与滕杨的初次见面。“他那么特别,一进店就跟我说话想学画画。我问他为什么,他说因为喜欢,想证明自己。”只这一句话,何云凤那颗柔软的心就被打动了。她送给滕杨一些纸笔,仅过了一个星期,滕杨就拿着一摞画作再次来到店里。“我当时就觉得,这孩子太渴望画画了,说什么也得帮帮他。”每个人都需要被看见、被正视、被肯定,也都应该拥有一个适合的、能够展示自己的舞台。滕杨也不例外。

在何云凤的引荐下,沧州知名画家王君成为滕杨的另一位贵人,他为滕杨传授技巧、辅导参赛、帮办画展……这为滕杨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,并让他相信:只要努力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在大家的帮助下,滕杨的绘画水平精进不少。2015年夏天,在沧州市残疾人书画展上,他获得了三等奖。他开心极了,不仅仅是因为作品获奖,更多的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。画笔为滕杨的人生增添了无尽色彩,也让他得以用更平和的心态

上班当老师,下班做公益。对于沧州高新区一幼的每一位教职工来说,下班后穿上红马甲,参与志愿服务活动,已经成为一种习惯——助老爱幼、保护环境、为社区居民进行心理辅导……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也收获了成长。

高新区一幼23名职工全是志愿者

不久前,沧州银鹤老年公寓的老人们,又一次见到了老朋友——来自沧州高新区第一幼儿园的老师们。两年前,高新区一幼组织成立志愿服务队,23名教职工在第一时间全部主动参加。

表率的力量

在高新区一幼,25岁的瓮清越虽然年纪不大,参加工作的时间也比较短,却是一名有着8年志愿服务经历的“老兵”。她从小就跟随着父亲参加公益活动。学生时代,她经常把父母给的生活费节省一部分出来,用来帮助孤寡老人和困难学生。每当看着老人脸上露出笑容、孩子拿到新书包,她感觉比添了一件新衣服还要高兴。

2021年,瓮清越参加工作。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志愿服务活动中。每天下班后,她都会在幼儿园周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,为居民义务理发、打扫街



志愿者在爱心粥屋

巷、路口执勤、捡拾垃圾……也会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孤寡老人和困难学生,为老人量血压,帮学生补习功课。

日复一日中,瓮清越成了同事们的表率。在她的影响下,高新区一幼越来越多的教职工主动加入到

志愿服务活动中来。

全员参与

在市区大运河岸边,有两个专为环卫工人和困难残障人士提供早餐的爱心粥屋。高新区一幼园长杨维刚知

道后,主动和老师们来这里当志愿者。

“我们早晨6点赶到粥屋,本以为来得挺早,结果到了才知道,其他志愿者凌晨四五点钟就过来忙活了。”教师刘佳琦回忆说,“来吃饭的人特别多,最多时,屋子里能挤进近百人,忙得站不住脚。”

“盛粥、分馒头、添小菜,洗碗、扫地、擦桌子……这些活儿,不管是在家里,还是在幼儿园,老师们都经常干,但和爱心粥屋的志愿者比起来,劳动强度就差远了。”在杨维刚看来,正是因为这份辛苦,让老师们对志愿服务有了更深的理解,也对志愿者更敬佩了。

2021年底,高新区一幼召开了一次全员会。会上,杨维刚说出了成立志愿服务队的想法。“想到会有很多人参与,但没想到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举手加入。”杨维刚自豪地说。

有舍有得

高新区一幼志愿服务队成立了,23名教职工全都成了志愿者。平日里,老师们工作忙,志愿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面对世界,不再陷入自卑无法自拔。滕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上。由于身体原因,他经常一幅画还没画完,指缝里就浸满了颜料,但他从不在意,因为在他心里,那是最值得炫耀的奖章。

为梦想努力

滕杨找到了自己的舞台。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事情,正一件件变成现实。通过画画,滕杨开始有了收入。虽然不多,却让他兴奋至极,这不光是因为付出获得了认可,更因为可以帮助父母减轻生活的压力。

今年5月,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滕杨开始为画展做准备。为了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,一连四五个月,只要不送货,他就在房间里埋头创作,连赖床都变成一种奢侈。

画画时,滕杨习惯拉上窗帘,因为这让他感觉房间就是全世界。他房间的窗帘,经常一拉就是一整天。别说是吃饭睡觉了,就连每天必不可少的康复锻炼也总是忘掉。

为画展起名字时,滕杨绞尽脑汁想了五六个——每一个名字都挺喜欢,却又觉得每一个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他向王君老师求助,当“追梦的人”这四个字发过来时,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。“别人都以为,像我这样的人,只能生活在这里。”滕杨把手比画在很低的位置,继续说,“越是这样,我越要追求更好的未来,让大家都能看到!”

画展时间定在了10月27日到11月15日,这段时间,滕杨每天都要到美术馆来。美术馆位于建筑的二楼,滕杨的小姨说:“这几天,他上楼都利索多了。”

而更高兴的人莫过于滕杨父母,看着儿子有了自己的爱好和圈子,尤其看到他在陌生人面前侃侃而谈的样子,那感觉就像阴郁了很久的天空终于放晴了。

滕杨做到了许多之前不曾想过的事。在一幅画作中,人们看到这样一句话,那是滕杨对这幅画的释义:“喧闹任其喧闹,我自风情万种,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与目光……坚持自己的本心,活出真正的自己。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志愿服务活动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进行。当园里的最后一个孩子被家长接走,老师们就穿红马甲——助老爱幼、保护环境、为社区居民进行心理辅导……他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,也收获了成长。

敬老院是老师们最常去的地方。在那里,他们为老人理发,陪他们谈心聊天,帮助他们整理内务。每次离开时,老人们都恋恋不舍,一个劲儿问:“你们什么时候再来?”

老师们不光自己从事志愿服务活动,也会组织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一起参与——为社区里的爷爷奶奶表演节目、帮助身边小朋友渡过难关……在高新区一幼,像这样的暖心事,几乎每天都会上演。

“服务队成立以来,我们每个星期都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动。大家会提前安排好时间,没有一个人计较个人得失。”瓮清越说。

老师对孩子的影响,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上,更体现在日常的点点滴滴。“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了老师个人素质和团队凝聚力,更对孩子们起到了积极作用,这是我们更乐于看到的。”杨维刚说。

努力才更有希望

知言

我家阳台上几盆命运多舛的花。之所以这么讲,是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实在恶劣——

我家养着一条狗,它站起来的时候,刚好能够到窗台,而它又喜欢叼弄花草,并且屡教不改;我家还养着一个连狗都惧怕三分的娃,他好像总是看那些叶子不太顺眼,又或者对它们太过喜欢,反正想起来就揪两三片叶子握在手里,把玩半晌。

前不久,它们更是经历了“人生”的至暗时刻——先是被娃连根拔起扔在地上,叶子又被狗吃了个七七八八。无奈,我只能尝试着把它们栽回去,至于能不能活,心里没有一点底。

可惊喜就这样突然出现了——前天早上,我去开窗,惊讶地发现,其中一盆茉莉花,竟又重新长出了嫩芽。

真没想到,它们又活过来了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遇灭顶之灾,但好像只要有希望,它们就会抓紧时间重新生长。

其实很多时候、很多事情,都是如此。

在生活中,很多人习惯把失败归结于命运——缺少机会、没人相助……却很少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。要知道,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努力,而是因为努力,才更有希望。

在前行的路上,千万不要因为遇到一点困难、挫折,就想着躲藏、逃跑,只有想方设法去战胜它,才会离成功的彼岸越来越近。

轻而易举的胜利,充其量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片花丛,可以片刻驻足、欣赏休息,却不足以让人生得到质的飞跃。所有光鲜闪亮的故事背后,都是无数汗水和泪水的凝结。

要相信努力的力量。

也许,努力不会立刻有结果,但它一定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宝贵积累——就像那几盆花一样,终有一天会重新长出嫩芽。



邮海拾贝四十年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65岁的王春江近来有些寂寞——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邮,那时候,有相同爱好的人随处可见,大家相互交流学习,既丰富了生活,又增长了见识。可近些年,互联网对传统书信文化冲击很大,使得人们对集邮的热情也受到影响。

平日里,就连王春江的老伴儿也时常调侃:“都没几个人写信了,你这邮票还能集多久?”

其实,不用老伴儿多讲,王春江也能感受到一二。这些年,他到各地参加了不少邮展,参展者大多数是同龄人,年轻人的身影少之又少。

“我年轻时可不是这种情况。那时候,集邮是一种时尚。我每个月的工资,有三分之一花在了集邮上。与邮票相关的杂志、报刊,订了不少;四方联、版票、年册……别人买,我也跟风。”当时,尽管生活拮据,但只要看到心仪的邮票,尤其是纪特邮票,王春江就算一天只吃一顿饭,也要省出钱来买。

有一次,他去北京出差,见到一套加盖了纪念邮戳的邮票版张,他喜不自胜。“我找那套邮票很长时间了,可当时身上的钱不够,软磨硬泡求了老板小半天,让他一定等我几天……”买车票回沧州,又再乘车返回北京,虽然折腾,可拿到邮票的王春江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甜。

如今,40多年过去了,王春江的藏品越来越多,其中不乏在国外发行的中国题材邮票。“这一枚枚邮票虽然小巧,却大有学问,每一枚都是一本书、一段历史。”王春江说。

2017年11月,《沧州铁狮子》特种邮票正式发行,王春江激动不已。“邮票素有‘国家名片’的美誉,而铁狮子则是沧州的名片,两者结合在一起,对于沧州集邮爱好者来说,是难得一遇的幸事。”王春江说。

如今,集邮的人越来越少,青少年更是难有机会见到这些有珍藏意义的邮票。有些寂寞的王春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——他不再捧着邮册孤芳自赏,而是将这些藏品作为公益展品展示出来,在社区、在街巷……他用这些藏品和自己的经历,为大家讲述邮票背后的故事。